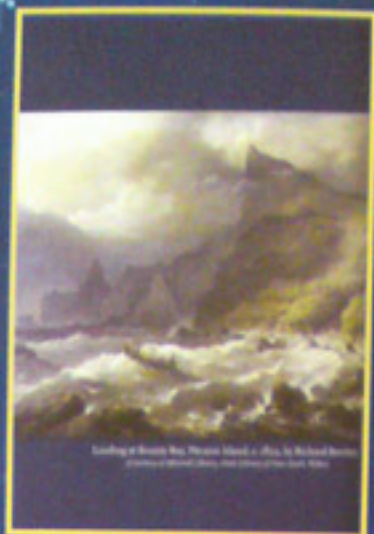


攀登太平洋



離世孤島

Caroline Alexander
寫的The Bounty

Pitcairn Island

文/圖：MARK SYNNOTT 譯：黃錦輝

當我在晨曦微光中蹣跚走進畢加索號的駕駛艙時，南太平洋刮起的巨風正猛力撕打着船上的索具。海面一片漆黑，翻起片片白浪。這隻由 Ron Holland 生產的六十六呎長的遊艇，不斷迎向前面四米高的巨浪，船身猛烈拍打在水面時不禁令人懷疑會否斷成兩截。船長 Mike Griffith 大聲喊叫：「八級強風。」Mike 穿上全副防風暴武裝，並用保護器把自己與船身扣緊。他渾身濕透，眼袋下呈現沉沉的黑眼圈。正當我整夜在卧舖上被嘔吐折騰，他一直在掌控着舵柄，保持船隻平衡。看到我似精力充沛的樣子，他臉上泛起整夜未有的微笑。他說：「老友，撐住呀！」

叛逆者之島 這是烏托邦之島

要不是在一九九二年讀了 Caroline Alexander 寫的The Bounty這本書，我不會踏上這趟旅程。閱到書的半途，我被一幅畫着一艘木船企圖登陸Pitcairn島的圖畫吸引。這本書在一八二五年出版，與Bounty號叛變事件相距三十五年。作為一名自由新聞工作者及North Face攀山隊成員之一，我經常留意有奇特攀山價值的處女地。一把內在的聲音對我說：「有沒有人嘗試在Pitcairn島上攀山？」

與最近的大陸（澳洲）相距三千哩，Pitcairn島也許是世界上最隔涉的地方。在這個一點五平方英哩的小島上，既沒有飛機跑道，也沒有可供船隻停泊的港口。唯一可到達的途徑，是乘搭每年駛經此地三、四遍的供給船。儘管如此，仍不保證可順利登陸，因為海上翻起波浪隨時會阻止島民的駁艇靠近。正因這樣，我僱請了四十三歲的澳洲船長Mike運載我的攀山隊伍——Kevin Thaw、Greg Child及Jimmy Chin——由Mangareva小島開展三百哩海上旅程。透過以美國為基地的Ocean Voyages租賃公司，我找到了Mike及畢加索號。

啟航前，我得向Pitcairn島議會申請入境准許。在我聯絡島民（多是叛變者七至八代的後人）期間，小島捲入了一宗駭人聽聞的性醜聞。七名男性島民被控性侵犯部分年青婦女。二零零四年十月，七名被告中六名被裁定有罪，被判社會服務至六年徒刑不等。目前任職島上市長的Jay Warren，是唯一無罪釋放的被告。

審訊期間，議會經常拒絕記者採訪的申請。不過他們對我的舉動建議卻另眼相看，就算Pitcairn的岩壁一無是處，至少我可體驗這個遠離文明的孤島風土人情。



即使離海面，在Pitcairn Island進出也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Pitcairn島遺世獨處

倘若沒有 Joseph Banks 這個人，Pitcairn 島會仍然遺世獨處。作為大不列顛皇家地理學會的主席，Banks 登上了 Endeavor 號（1768-1771）作首度太平洋航海探險，並擔任 James Cook 船長的植物學專家。經過長時間在這個人間天堂逗留，Banks 採集了麵包果（breadfruit，又名木菠蘿）樣本，認為這種波里尼西亞植物可以作為在西印度群島工作的英屬奴隸的食糧。返回英國後，他隨即組織另一次探險移植這個品種。Cook 船長的導航員 William Bligh 被任命為探險隊隊長及船長。

經過環繞世界 27,086 哩航程後，全副武裝的女皇號下 Bounty 號在一七八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抵達大溪地的 Matavai 灣。在擠逼和老弱病殘的船艙生活了多月，加上船長 Bligh 極受憎惡的苛待，大溪地無疑是船員的救星。在以後五個月內，船員在岸上與當地既美麗又開朗的女性逍遙快活。當船長 Bligh 宣布再度啟航，部分船員正等候妻兒離船。



一七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大溪地啟航三周後，大副 Fletcher Christian 及九名船員策動叛變，武力控制了 Bounty 號。船長 Bligh 及十八名忠心船員被放逐到一艘二十三呎的船上，展開了長達四千哩、歷時六十二日史詩式旅程，漂流至荷屬東帝汶。Christian 在大溪地挑選了六名波里尼西亞男子、十二名女子及一名嬰兒隨行，十六名船員則留在當地。到了最後，其中八名叛變者決定留在 Bounty 號上，與 Christian 共進退。

Bounty 號上新組成的二十八名船員花了九個月，在太平洋尋找荒島，以便建立烏托邦社會。一七九零年一月，當 Christian 一眼見到滿布岩石的 Pitcairn 島，他知道已找到棲身之地。英國皇家海軍想不到在太平洋中隆起的一塊沒有港口的陸地，竟會是他們藏身之所。船員一致擁戴這個決定。Bounty 號在 Pitcairn 淺灘擱淺後，一名叛變者縱火焚燒，義無反顧地展開島上生活。

叛變者迅即在 Bounty 灣上的高地建立村落。不久，由於女性求過於供，島上瀰漫緊張的氣氛。無人知道島上早期生活怎樣度過，但傳說四年後除了一名叛變者外，所有男性包括 Fletcher Christian，均死於非命。一八零九年，當美國船隻 Topaz 號登陸 Pitcairn 島後，發現最後生還的叛變者 John Adams 兼唯一島上男性，帶領着二十七名女性及小孩子生活。

太平洋中的一塊綠寶石

七月一日清晨我走上輪船見到Mike仍在準備早餐。此時海面平靜，他指著遠處從海中凸起的一小片看似綠寶石。他慢條斯理說：「老友，是那個該死的島了。」這個島其實是海中矗立的一塊石頭，四周滿布灰橙色的懸崖，崖頂則是一片茂密森林，像戴上一頂帽子。這個觀景與Fletcher Christian及船員在二百一十五年前見到的別無二致。但在二零零五年，我清晰見到Adamstown顏色鮮艷的房子，在Bounty灣五百呎懸崖之上排列。

半小時後，一艘由鋁質碎料拼拼而成的長身船載著我和攀山隊員朝岸邊進發。船長Mike向我們揮手暫別，畢加索號正漸漸離我們。



船長Mike與攀山隊員在Bounty灣五百呎懸崖之上排列。

名聲聲名相聞，卻不是聲名相聞。這對三十多歲的美籍夫婦是島上最新的居民。他們在九十年代到此旅遊愛上這個地方，從此賴不離鄉。

經過一番準備後，我們帶了裝備朝著一條又斜又荒涼的名為「登山路」的小徑進發。上了山頂我們經過了島上唯一的村落Adamstown，那裏有一家基督教復興安息日教堂、圖書館、郵局、博物館及士多，全部圍繞著一個井井有條的庭院。

島上的三大景致：
蒼翠森林、海邊懸崖及深藍海洋

在Pitcairn島首日，我與Brenda的丈夫

Pitcairn Island

近岸的石頭自水中向四方八面凸起，我明白為何船長Mike其中一篇航海日誌勸導船員不應自行登陸，因為只有當地人才知如何在那些怪石中行走。靠岸時，由六人組成的迎賓小組把我們像魚獲般從船上拉下來。他們的樣貌一如想像——玻里尼西亞與英國人的混種，皮膚及頭髮深色，但面部輪廓明顯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我一下子即認出了其中一人是Brenda Christian。黝黑的膚色、纖瘦身形、棕色的長髮。五十二歲的Brenda赤著腳，穿著剪短了的牛仔褲及破舊的T恤。我曾在她的網站中見過她的照片，其後又在時代雜誌見過一個廣告稱她為島上首名女市長。

島上並無酒店，Brenda安排我們入住不同家庭。Greg被安置到Charlene及Wayne Warren家中。Charlene是市長的女兒，Wayne則由所羅門群島移民到當地。Kevin則由Jay及Carol Warren款待。他們是Charlene的老爺及奶奶。Jimmy Chin由Simon及Shirley Young照顧，儘管他們的姓氏與其中一

Mike Lupton 展開四處探索。島上滿布羊腸小徑，四通八達，是人迹罕至的地方。Mike指向一個滿布密林，被懸崖圍繞的山谷，看似還未被探索。極目四望，三種景致均會呈現眼前——蒼翠繁茂的森林、海邊的懸崖及深藍不見底的海洋。我被這樣美景迷倒了。我們先到了一處名為「船舶點」的地方，是五百呎高灰岩壁的山頂，矗立在Bounty灣之上。由畢加索號遠望看似是最適宜攀登的懸崖，但當我靠近崖邊企圖抓緊一處立足點時，手上的石塊卻像烤過久的黏土般散開了。

當我們返回Mike與Brenda家中時，餐桌上已滿布各式美食，有種名為Nanwe的烤魚，一盆烤肉，麵包果造的薯片（比炸薯片更好吃）及捲心菜沙律。他們的家是島上最精緻的

建築物之一，單幢的一層高水泥平房，遠眺著整個太平洋。最奇妙的是，他們家中擺設各式各樣電器——雪櫃、製冷冰箱、電視、數碼影碟機、電腦、攪拌機、多士爐、咖啡機，應有盡有。整個島甚至可以無線上網，就算在我住的家都沒有那麼先進。



島上有數個家庭像Mike與Brenda一樣設有網站，售賣如木刻的小飾物、T恤及馳名的蜜糖。電力是島上最珍貴的商品，發電機供電時間由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然後是下午五時至晚上十時。

岸上坐著一位赤腳、八十歲的島上最年長之一的長者Len Brown。多年前，他是以最富冒險精神而聞名——在這個島上每一個人都是探險家，這個稱譽絕非空穴來風。例如，他曾經在遍布鯊魚的海中圍繞著島游了七哩。據他稱，他是唯一一名島民遍遊島上每一角落。我發現他的體質有點不靈光。



鋤走來攀石，很難抵擋這種感覺，但至少我們知道島上的岩壁不是一無是處。

晚上，正當我沉醉在地面上搜尋第二個攀山點時，Brenda邀請我出席一個市議會會議。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將是個外國人見證這個性醜聞的背後角力。距離議會大堂約二百碼途中，我們行經 Steve Christian 的屋子。Steve是Brenda的兄弟，其中一名獲裁定有罪的被告，也是小島的前市長（獲罪後丟官）。我見到他的車房內有輛小房車感到詫異，這是我唯一見到島上的

Pitcairn Island

我大聲問他：「Len，有甚麼地方的岩石好攀呢？」

Len點頭回應，接著轉向了Brenda。他們以一種十八世紀英語與波里尼西亞語混合的方言交談，這種語言是英國水手與大溪地人溝通的工具，一直沿用至今。

Len以濃厚方言回應說：「可能吊蘭岩那邊可以攀吧（Mebe gut sum good side fer clime Down Rope）。」

正式攀爬上奇岩異石

翌日早上，Brenda的十九歲兒子Andrew帶領我們到吊蘭岩。Andrew向我們展示這個二百呎高懸崖底部一些波里尼西亞石刻象形符號。考古學家相信公元1,200年至1,500年Pitcairn島上住著一個興旺的波里尼西亞社群。由於Pitcairn是個大山島，與其他波里尼西亞的珊瑚礁不同，島上的石頭被視為珍貴而廣泛買賣交易。

令我詫異的是，吊蘭岩的岩石很結實，十分適宜攀爬。不過由於它的考古價值，我們決定還是原封不動。我們千里迢

汽車。尤其令我驚奇的是，數分鐘後我見他將車停泊在議會大堂外，這只不過是距離他家的兩分鐘步行路程。

議會大堂擠得水洩不通。坐在最前面的是新任市長Jay Warren。在審訊過程中，Pitcairn島人為被告作出正反兩面的供詞，無怪這個社區出現分化。Greg Child 較早前對我說：「我從未見過像Pitcairn島人用上那麼多『當地人』與『外來人』來作對比。」「當地」是指本地出生的長期居民。所有被定罪的被告是「當地人」，Steve Christian是他們的頭頭。「外來人」泛指島上其他人，包括政府人員及任何（像Brenda）曾經離開該島一段時間的人。

事件的背後其實反映兩批人的權力轉移。「當地人」一直控制著小島，但自審訊以來，他們喪失了部分權力。更多「外來人」意味競逐稀少政府工作的情况加劇，而小島的居民需要工作謀生，但工作機會卻求過於供。島民另一個賺錢途徑是向來訪的船隻兜售小飾物工藝品，但來訪者卻寥寥可數。

會議議題之一是討論補給船的行程，不過卻沒有結果。當地人與外來人的分歧仍在，會議定時時仍瀰漫著不安的氣氛。



島上傳統不倫何曾是 被遺棄時代的傳統？

毫無疑問，島上確實發生一些醜聞。有人指控某位三十歲婦女，因十一項罪狀被控及兩項對一名十四歲以下女童的嚴重虐待行為，間諜罪，Pitcairn島長久以來所傳述的風流及優雅的文化，實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是一個早已揭開的秘密，在千禧年之際，一名基督教福音派日牧師經過在島上兩年的生活，發現當地從千禧年過半三歲後會被男子侵犯，他企圖將此事告訴當地議會，但較年長的女性似乎接受這是島上生活的一部分。



但最終忍不住火，最終帶來司法制裁。這群被告原本聲稱英國憲法無效，理由是祖先禁錮了Beunty號時已意味放棄了英國國籍。不過，由三名紐西蘭法官組成的當地最高法院拒絕他們的抗辯而繼續審訊。審訊不久後，Olive Christian (Steve Christian的妻子，Len Brown的女兒，Randy Christian的母親) 公開為被告辯護。她宣稱未成年性行為是波里尼西亞流傳已久的傳統，而貞操觀念移居當地起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報導引述她說：「對我們來說，性就像餐桌上的食物。」她與其他女性

稱被強姦者是自願參與，而她的女兒在十二歲時稱「十分渴望」。島長對此婦女放棄指控。

翌晚在看守所舉行一個派對，慶祝一名來自紐西蘭的修築碼頭工人的生日。我原先以為島民多是基督教徒，安意日教徒，會嚴禁酒精、香煙及咖啡因，不過有部分是民偶爾會把酒言歡。為了要入鄉隨俗，我們要向Brenda——當地的警察局長——繳付二十五美元的飲酒准許費。看守所裏地几靜，甚至有鬆弛感。派對舉行了一小時後，我才感覺這個地方原來是島上新建的監獄。

如今，六名裁定有罪的被告中的四名（包括Len在內）兩名被告由於表現悔意，被判社會服務令，正在看守所服刑二至六年不等。這批多數參與派對的男性，可選擇在紐西蘭或島上服刑。毫無疑問，他們當然選擇後者。也許他們知道要在將來蹲牢的地方參加派對感到不是味道。如果表現良好，由於島上一些工作如撿起下水需要人力，他們日間或會被允許外出工作。考慮到將來也許沒有人需要關押，看守所的設計可改建成酒店。一些島民曾建議看守所稱為Bob's Holiday House（度假屋），但最後遭到否決。



我們將於島上
保羅 (St Paul's F)
第三個由海中矗立的
鐘。這是島上最

要登上頂峰，與
是島上的山嶺。雖然
內，實屬此山嶺。
平遠，大海的波浪
中四散，降中風狂
下一個位，做其
手地方，以測試其
似乎經過古以來

隨著他舉民建
一個保護區。他努
(Note) 等被動式
能利用岩石，接近
得不利用一些不可
海軍軍官，Kevin

當我在下面社
他位區區試。

長問地：「想不

地問地說：「當

Pitcairn
引以為傲的，

攀上刀背尖峰

我們終於在島上東面尾端找到攀爬的懸崖。這個名叫聖保羅潭 (St Paul's Pool) 的地方，是二十呎深的防波堤湖，被三個由海中矗立的尖峰圍繞。島民由崖岸邊築起一道金屬欄杆。這是島上唯一可在海洋中安全暢泳與浮潛的地方。

要攀上頂峰，我們橫過了窄如刀鋒的山脊，到達了最高且瘦削的山峰。驟眼一看，我們便知沒有島民，包括Len在內，曾攀爬此山峰。山體自海中矗立百呎，四面筆直兼表面平滑。大海的波浪每隔數分鐘拍打崖底，激起雄渾的浪花空中四散。陣中最狂熱及強壯的自由攀山員Kevin一馬當先，攀下一個凹位，盤算如何攀上頂峰。他用力拍打攀爬中的抓手地方，以測試其穩固程度。可幸，山體如子彈般堅硬，無怪乎經過恒古以來自南太平洋的海浪擊打，石面變得光滑。

隨着他攀爬這道懸垂的岩壁，Kevin每隔十呎便設置一個保護點。他努力用上凸輪保護器 (Cams) 及岩石塞 (Nuts) 等被動式裝置，以免需採用金屬膨脹螺釘，避免破壞任何岩石。接近頂峰處有一塊向外傾斜的岩壁，Kevin不得不利用一些不可靠的支點支撐全身重量。幸而，這些支點尚算牢固，Kevin很快便到達峰頂。

當我在下面栓繩防護領攀者期間，Brenda坐在我身旁，看似躍躍欲試。

我問她：「想不想試一下？」

她回應說：「當然啦！」

我給她遞上我的安全帶，但她拒絕穿上攀山鞋，寧願赤腳攀爬鋒利的岩石。Kevin在上面游繩保護，我在下面吶喊助威。Brenda小心翼翼爬到一處凹位，盤算着如何攀上去。她用手指抓緊支撐整個身體，腳趾同時夾在石縫中，一下子似寸步難移。忽然間，她用上了從未學過的技巧，將一條腿跨過頂端，腳跟靠一塊凸出的石頭借力，像日本隱者武士般翻上向外傾斜的岩壁。隨着她繼續爬到峰頂，一個巨浪捲至，激起的浪花差點跌到她腳下。Brenda喊出一聲歡叫，聲音在周遭的懸崖之間迴響。

獨自攀上島上的最高峰

在我離開Pitcairn島前一天，我獨自攀上島上的最高峰。過去一周我們走遍整個小島，唯獨沒有攀上一千一百呎的最高峰。一條小徑由Mike與Brenda的屋子經過南邊的無線電台，帶領我到峰頂。

頂峰上極目遠眺，從每一個角度看都是一望無際，波光粼粼的海洋。俯瞰停泊的畢加索號，就像汪洋中的一只小玩具。二十四小時後，這艘船將載着我們離開，也許一去不返。我懷疑如果艘船不在，而我假設不能離開，那又會怎樣？

向東望我見到Adamstown色彩繽紛的屋頂。儘管這場審訊為當地社區帶來分化，卻也同時凸顯這裏的人如何需要互相依賴生存。畢竟，Pitcairn島民引以為傲的，是作為全球最著名叛變者後代的身份，以及承襲的傳統。這是過去二百一十五年維繫他們的凝聚力。最近的事件也許將他們分化成當地人和外來人，不過如果碰上要將駁艇下水，他們每一個都會因著是Pitcairn島民，並因此感到自豪。Mike

Pitcairn Island

是作為全球最著名
叛變者後代的身份，
以及承襲的傳統。



是作為全球最著名
叛變者後代的身份，
以及承襲的傳統。